

策樞卷五

海鹽沂陽王文祿世廩

靖海策八首下

申刑律

互攻守

酌權宐

正兵實

鼓勇氣

慮機先

祛助虐

回天心

申刑律

制律之心至仁之心也非欲殺人而正以生人蓋兵
凶戰危不得已而用之以勘亂是以無輕縱之律惟
嚴之而使之畏欲其盡心焉以圖之而不至於敗亡
故有主將不固守失陷城寨之律嚴之者所以生之
也今人多死於寇當嚴以律之也非可輕縱之也失
今不究將誰懲乎是謂養亂夫黃岩陷矣不究也遂
及霽衢又不究也遂及昌國象山臨山又不究也遂
及乍浦嘉善崇德又不究也攻海鹽掠平湖據石墩
擣嘉禾逼湖州窺杭州兩浙亂矣亦不究也是以上

海破而松江擾崑山困而蘇州焚延蔓于通泰南直
隸亂矣亦不究也太倉嘉定常熟江陰為寇往來聚
泊之藪東南之亂恐無休息之期况國儲全賴東南
東南惟蘇松嘉湖為最今則戶口日耗財賦日損田
野日荒外患不除內變將作非一明刑律以申之未
有能戡亂也若槩以姑息末減而列為帶罪勦寇之
名以望其後効但恐人心玩愒必至淪胥以亾而無
救不意堂堂天朝而惕于蠢茲之小醜何無人之
甚乎非無人也不體聖祖制律之心明見之遠而
輕縱之一切養成萎靡之俗惟賈寬厚之譽而不顧

荼毒之慘也或曰失陷城寨指失印信燬倉庫而言
答者曰民惟邦本今一邑一城死者數千燒房千間
寇屯數日非失陷而何況律例曰殺人數十以上燒
房數多不分有無城寨與失陷同烏可輕縱之而巧
為解釋也噫明刑以申律更何望哉

互攻守

海寇之來我兵俱守城中城外之民棄之而不復顧
不敢出一兵以撓之寇反多疑仍恐我兵出城與敵
佯以數寇為攻城之勢以綴遏我兵使不能出乃得
深入內地橫行而無阻是皆我兵不知攻守互應之

法也自古用兵非執于一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
攻而無守則為無根守而無攻則為無榦且一城之
中不下數萬家定守之而不外攻之圍困日久食盡
兵罷寇雖不攻而我亦自潰矣安用其守乎凡寇攻
城不過數次甚急扞禦已過寇亦必怠乘其怠而懸
兵夜出負砲偷營寇亦撓亂自救之不暇而何暇攻
我若猶焉定守寇知我兵虛實併力夾攻曠日不解
而援兵不至則我坐守以待斃無益也昔者己巳北
狩也先南侵攻圍京城精兵皆出城外石亨于謙督
兵于城北孫堂江淵督兵于城西每每攻也先營殺

傷相半也先退去若使文臣謙淵無謀武臣亨堂無
勇皆守城中不亦危哉而大事去乎惟其知攻守之
一道故攻不忘守而守不忘攻是以克濟時艱也海
鹽癸丑夏五海寇倖至邳兵千餘惟知守城而不敢
出敵城西二十里外男嬪殺且千餘城中感其恩城
外怨其怯是不知攻守之法也夫攻守之法固以練
習為工亦以器械為用今我兵器械不精不過袒裼
徒手而搏之烏能克敵夫攻必用藤牌紙甲線鎗叉
扒守必用佛榔機毒藥弩時而練習之又須立為數
隊分為遊兵城外巡邏以為攻計則守以應攻攻以

應守守不徒守而攻不徒攻方爲萬全之策不然則門禁欠嚴城垣有級巡更多睡守亦未見其得也况攻乎是以攻守互應缺一不可也

酌權宜

人皆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也予則曰有兵也有將也有財也何謂有兵也衛所皆兵也郡縣皆兵也鄉都皆兵也市井皆兵也隸役皆兵也國初軍制每衛五千六百名今百八十年生齒日繁每衛軍餘又戒太半法網疎而多逃匿矣槩以軍伴而役佔矣冒以生員而優免矣且平時可也今也寇亂之時寧復可

乎責令本百戶旗甲查出有賞隱匿有罰則軍餘皆出矣其正軍老弱卽以壯丁收補可也郡縣民壯者每名工銀七兩名義勇者倍之皆虛費耳莫若重加精選之用壯退弱可也鄉都立保甲之法市井行團練之法隸役演教習之法家家習戰人人爲兵故曰有兵也何謂有將也傳曰四夷不靖拔卒爲將今集指揮千百戶而面詰之曰汝能將兵幾何亦不能將何吾自有處不可妄冒之戰敗吾必刑之子孫不得襲矣苟不能將吾有以代之若應之曰不能曰爾世受國恩祿亦多矣吾當選之衆中或將萬兵者名之

曰萬總卽借指揮之祿與之有功另行外有將千兵者各之曰千總卽借千戶之祿與之有功另行外有將百兵者各之曰百總卽借百戶之祿與之有功另行外其不能將兵之官止食軍之月糧是亦有祿矣事平則如常焉不失原官亦不失原祿且命得以存而身得以逸子孫得以襲原職何便也其指揮千百戶有能領兵者聽若然則兵皆將也故曰有將也何謂有財也東南之財甲天下之財財之藪也寇亂三年將告匱矣當以天下之財濟之可也革侵漁之弊各名山之香錢可取也革借關之弊各驛傳之供給

可取也國初軍制之數卽食糧之數國初軍多而糧無不足今軍少而糧不見餘須責督儲之司查而取之可也各省缺官之俸折鈔之銀取之可也冗食之官奢靡之費汰之可也倣周禮束矢鈞金之法凡豪右貪殘之訟罰而取之可也臨事者能不見財而侵漁之則財贍矣故曰有財也夫兵者國之威也不可褻也將者國之輔也不可墮也財者國之命也不可乏也是故財不之而足則可以資兵兵不褻而練則可以助將將不墮而勇則可以率兵兵也將也財也一也豈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也

正兵實

夫大辟之下卽軍軍多以罪而為之者雖有國初之
投克近日之投補固異于有罪者其實皆負强悍之
性舍死不顧之心而始為之雖子孫相承已久而身
既為軍自顧其家皆賴月餉所養而奮勇直前之氣
亦有不容餒焉者矣若能利之以器械閑之以練習
申之以忠義而用之以出戰或廢乎其可也况自國
初至今將二百年所居之地所養之餉皆受于民而
為之出稅正宐衛乎民而為民死戰可也今也海寇
一來官軍望風先遁完然得生又且無罪而客兵與

良民妻子死已數十萬餘幽冥之中安得無怨豈不
上千天怒而寇勢轉猖乎烏在其立衛以衛民也只
以海寧一衛論之餘可知也寇亂三年曾不見一軍
上陣且不見陣亡幾十軍倂然受民之養而無耻猶
出憤言曰月餉不足也增給若客兵工食吾當效死
矣噫養之若是之久素受者不以為恩且不復思之
以圖報今又望其增給其欲無涯與寇何異是以一
遇出軍雞犬盡擄奚問囊篋經過殘傷尤甚于寇比
寇特不殺耳雖然若見寇去而搜山遇避寇之民亦
殺之為寇而報功矣昔軍于民也有二害今軍于民

也有三害蓋昔被其侵凌出其稅餉今被其擄且殺
又代戰而為兵是以昔之受害者二而今之受害者三宐
乎在位者恤民而用軍可也今也不責軍以禦寇而
縱軍以為寇且養之若客禮然舍軍而不用之為兵
乃費千百金而招農民為之兵豈律法以軍為重而
以民為輕乎吾聞西北以軍為重故殺軍一千隱而
止報為十東南以民為重故殺民一千隱而亦止報
為十今以西北視乎軍而不以東南視乎民失其輕
重之倫恐律法不若是也且民惟邦本東南西北一
統而皆宐重也然西北仰給於東南民招盡而無耕

農稅安從出乎夫軍民兵農之分亦久矣今也招去一民則失一農矣失一農則空田十畝矣招去百千萬民則失農衆而空田廣矣寇若再亂數年東南之田盡荒廢矣故曰稅從安出乎且農民出稅以養軍軍名爲兵而不戰又招農民代軍以爲兵而驅之戰民何勞而軍何逸宜乎民多死而軍反生何其厚待乎軍而薄待乎民爲軍者重而爲民者輕安取其軍之貴而愛之餉之養之逸之生之厚之重之而加之于軍豈以其能爲國而衛民乎何不使之舍死一戰以答其平日之餉之養也寇亂以來亦久矣再不見

一習戰而練之甚可笑也不教而使之戰是棄之也
安責其勝乎為今之計第一募處州真坑兵第二選
精壯餘丁為兵第三清冒役冒優者為兵第四募沙
窩宋亭曹墩凡賣鹽兇民為兵若是而行之則既不
失農而亦不失兵

鼓勇氣

寇據柘林將及一年四面受敵坦然通達畧無一險
可據再無一兵敢撓我之郡邑高城深池錢穀甲兵
不下千萬一聞寇來而朝不謀夕面無人色不能為
生舉目悽惶破陷俄傾甚可悲也亦可笑也何也蓋

由寇來則驚寇去則喜畧無經久之志不過虛駕度日而已故安得而不驚且昔秦楚霸天下而爭衡上國遂為春秋盟主者蓋秦自莊襄以來化其俗為强悍而樂于戰鬪故平居相謂無非脩戈矛為興師同仇之舉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數軍實而申儆之必曰生之不易而禍至無日勝之不保而戒懼無忘此秦楚之所以霸也今之守令際此一統全盛之世雖有小寇何能大妨當以秦楚為法不以詞訟為急而以兵戎為先凡執役及屬下人民強有力者教之以鎗刀叉杵弱無力者教之以弓弩鏡

砲家無不習兵之人人無不習兵之日家家為兵人
人為兵又督練于各鄉則鄉鄉為兵所謂比閭族黨
之兵而一郡一邑無非兵也由是洞開城門示以無
懼而明諭之曰彼為寇者雖曰舍死實則貪財貪財
惟欲以阜生阜生焉能舍死舍死非真心也我禦寇
者雖曰保民實則敢死敢死惟欲以報主報主方能
敢死敢死乃真心也則寇屈而我直寇負而我勝寇
亦聞風而畏矣精神折衝于千里之外尚何俟于戰
乎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

慮機先

唐宋以前中原為上蓋元氣鍾于中原也唐宋以後
東南為上蓋元氣趨于東南也以故中原日益衰而
東南日益盛昔唐祿山自漁陽入關陝不能取江淮
故肅宗得以卽位靈武而復兩京宋女直自沙漠陷
汴梁不能有江淮故高宗得以遷鼎錢塘而傳六帝
若元都燕京不甚藉于東南然方國珍據明越張士
誠據姑蘇東南運道不通燕京米價騰踊由是我
聖祖奮起滁和而庚申君遁于沙漠元社遂屋矣我
成祖並建兩京控西北中原之上游仰東南財賦之
供億則今之東南非唐宋之比尤至焉者也迨海

寇亂東南已逾四年殺傷不知幾萬矣焚屋廬掠金帛擄婦女又不知幾萬矣民已窮矣而亂未息自古海寇未有若是之深入肆毒者也且孫恩起于會稽劉裕因之而稱宋黃巢起于潁毫錢鏐因之而稱吳越草莽之中得無英雄之士若裕鏐者乎既不養之於學又不舉之於鄉無路進身莫由宣力見我兵之孱弱或稱報效或稱勤王或典司者負位自驕駕御無術不能推心以待之安能保其不為項梁之給殷通項羽之襲卿子冠軍也若然則東南益亂竊據僭稱將何以禦之為今之計大召英雄待以不次之賞

羅而致之幕下則英雄皆為我用亦庶乎其可也雖然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世事至此不得不為之慮耳深謀經國者念之

祛助虐

此寇固自天之所遣者也今有殺一人而王法或避則天理難容必冤魂糾纏而報應無爽今之海寇自壬子起凡四年矣兩浙南直隸沿海郡邑人民與兵殺已數十萬餘曾未見上天有厭亂之意蓋以貪殘豪右之未盡除也謂非天哉夫貪殘豪右雖有位無位之別其實比周為一無位者要結有位以為之援

而其勢猛烈日浚削其民而歛聚之蓄金之饒而潤之屋竹苞松茂林如也制之器犀象珍奇粲如也裁之衣綺羅綾錦絢如也備之首飾珠翠寶玉煌如也是皆為寇之招也寇之初亦一民也被貪殘豪右之浚削而至于困窮乃自反之曰吾與彼均亦民也彼有如是之屋而吾無屋以居彼有如是之器而吾無器以用彼有如是之衣而吾無衣以服彼有如是之飾而吾無飾以奉于是相聚以求大利于是求大利之所而必于海乎販之本一利萬歲月已深徒黨益衆玩世承平法網懈弛于是肆為寇虐而無憚且得

逞其抑鬱不平之心于是掠鄉村破城郭焚其屋擄其器衣首飾殺其人淫其妻女何慘也然加于貪殘豪右不亦宜哉或曰吾見乃良民也貪殘豪右未見其及也雖然自祖父以來日積一分之惡至于子孫之享有其富積而不散豈不為致寇之招乎或曰見在貪殘豪右尚未及也豈計其父祖之惡曰不然劫數已至玉石俱焚欲除貪殘豪右良民因而累之也夫寇天遣之以除貪殘豪右也而貪殘豪右正相蹈而未已因寇而為寇尤有甚于寇焉凡有委任一經動支黑眼而見白銀面雖人而心卽寇無不竊取而

侵漁之巧妝抵飾之語創立遮掩之名下得其一上
取其十下得其百上取其千不奪不厭因寇而爲寇
是亦衣冠之寇故曰尤甚于寇焉夫寇之過也有時
此之寇也無度寇之來也可避此之寇也難逃眼見
寇之殺掠焚淫之未已徧地干戈尤且滿載多藏不
悟此物將安歸乎其愚甚矣宜乎海寇之未除也奈
之何哉烏得申明律令之法而刑此貪殘豪右也不
然不特因寇爲寇而且助寇爲虐者也何也貪殘豪
右逼我良民之困窮而爲寇則寇愈衆矣是貪殘豪
右者所以爲寇助也噫海中之寇易除而貪殘豪右

之寇難除也欲除海中之寇請先除貪殘豪右之寇
此先自治而後治人春秋之法也天也

回天心

今寇若此橫者天也非人也必須感動天心則人心
回而天心亦回則寇可滅今欺蔽之何以回天心而
滅寇也蓋自癸丑至乙卯亦久矣兵與民死者亦衆
矣且以浙西近而可知者言之海鹽之攻殺者溺者
千三百餘乍浦之陷殺者溺者千三百餘平湖之掠
殺者溺者千七百餘硤石之屠殺者焚者數千餘崇
德之陷殺者擄者數千餘以至郭店長安林平凌湖

南潯新市塘樓北關西溪沙田焚者殺者掠者擄者
又不知幾千餘欺蔽之止報民數十房數間此則民
心怨而天心怒也海鹽孟家堰之戰殺者溺者一千
四百餘石墩之戰殺者溺者百餘王江涇之戰殺者
溺者五百餘石塘灣之戰殺者溺者千餘杉青閘之
戰殺者溺者千餘秋暮亭之戰殺者溺者千餘北遷
橋之戰殺者溺者千餘欺蔽之止報兵數十船數隻
此則兵心隳而天心愈怒矣惟民心之怨也是以甘
為鄉道出力起樁挽舡它時隨而為寇者不少也惟
兵心之隳也是以見寇先奔全無鬪志它時投而為

寇者亦不少也為今之計明白諭之曰民我民也見寇必須迴避縱寇以利誘我當以身命為重况寇多詐誘為先鋒我兵必殺之也可不思乎凡我民不幸而死者一一明報而賑恤之寧我獲罪于朝毋寧欺于我民兵我兵也况日費千金養之二歲不過為我民也見寇先奔可乎先奔者必殺不赦陣敗亦不得生死者反象矣莫若奮勇一心則易取勝也凡我兵不幸而死者一一明報而賑恤之寧我獲罪于朝毋寧欺于我兵夫若此則兵民與我為一心而無少怨隳則天心之怒不將回之而喜乎今也欺蔽之

而以數十報天意若曰數尚未滿再加殺之可也然
天心之仁未必若此之忍皆由欺天之所召也欺天
者欺君欺心者也欲寇之平得乎為今之計必先絕
去欺蔽一以忠誠閔恤生靈為念若張真源之哭廟
起兵募萬死一生之士其兵民之死者為文祭之發
罪己之言量已不能則奏請于朝別選賢能者以
戡亂庶乎其可也不然正氣不伸則元氣不復而天
心不回世曷得而平哉

策樞卷五完

